



「選擇性解讀」與「確認偏差」的分別

筆者是基督徒，年少時我曾經不止一次遇到過這樣的挑戰：「若果上帝真的存在，那麼祂為何不在人類面前彰顯自己？如果祂此時此刻出現在我眼前，那麼我會相信祂。」說真的，縱使神真的向那些人顯示自己，他們仍然可以作出「選擇性解讀」（selective interpretation），例如：「這充滿能力的個體可能是外星人，或者是實驗室製造出來的變種人。」「這可能是我們在迷幻藥影響之下產生的幻覺。」

有一個類似「選擇性解讀」的謬誤是「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相信許多讀者都聽過這名詞，簡單地說，「確認偏差」是自己已經擁抱堅定的想法，於是乎以摘櫻桃的方式（cherry picking）去選擇支持自己的證據，漠視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不過，「確認偏差」與「選擇性解讀」存在着微妙的分別，前者至少是選擇有利自己的證據，例如在911事件之後，認為伊斯蘭並無暴力傾向的學者，會在《可蘭經》中找出一些關於包容的文字。而後者可視為確認偏差更激進的表現形式，那就是：即使找出來的資料並不能支持自己的立場，甚至可能相反，但論者會將資料扭曲，當作支持自己的證據，用中文成語來說，這就是「指鹿為馬」。這些例子不勝枚舉，在下面我將會舉出兩個最近遇到的案例。

《紐約時報》認為特朗普謙卑地聽取意見嗎？

Youtuber Alex NG 於 2026 年 4 月 13 日在其頻道「攝影獨白」中，指出美國兩大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與有線新聞網絡（CNN）近期對前總統特朗普報導風格、「轉死性」「轉口風」，為他「洗白」。主持人指出，過去這些媒體常將特朗普描繪為「衝動」且「瘋狂」的形象，然而近期針對美國與伊朗軍事決策的相關報導，卻呈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導者面貌。

他引述了喬納森·斯旺（Jonathan Swan）與瑪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在《紐約時報》怎樣還原了2026年2月26日白宮情境室的決策過程。Alex NG引述報導內容強調，特朗普在當時顯得異常專注，且態度表現得相當「謙卑」；他傾聽顧問們的分析建議，並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才平靜地拍板定案。這種冷靜、理性且具備自我控制力的舉動，徹底打破了公眾對其衝動行事的刻板印象。此外，CNN 於 4 月 11 日發布斯默科尼什（

Michael Smerconish）以《瘋狂就是他的手段》為題的評論，認為特朗普過去看似狂野、不按常理出牌的表現，實則是一種精心設計的談判策略。

筆者看了布斯默科尼什關於「瘋子戰略」（Madman Strategy）的評論，以往很多人都談過「瘋子戰略」，包括筆者在內。不過，布斯默科尼什並不代表整個CNN的立場，這並不能夠支持這是CNN「轉口風」。其實，幾乎在同一時間，CNN播出了另一位評論員法瑞德（Fareed Zakaria）的節目GPS，在節目中，他指出特朗普這種交易式的政策破壞了美國在過去幾十年建立的國際秩序，長遠來說會損害美國和全世界。不過，我想集中討論《紐約時報》那一篇被認為是「轉死性」的文章。

那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詳實地記錄了幕僚團隊在會議中針對軍事行動所提出的強烈質疑、挑戰以及內部意見的交鋒。透過這些細節，報導呈現出一個決策過程充滿壓力與摩擦的真實場景，揭示了在面對外交與軍事重責時，決策者與顧問團隊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然而，我並不覺得這兩位記者有任何為特朗普辯護或者洗白的說法。他們只是忠實報導了幕僚的意見與決策過程，文中完全沒有字句顯示特朗普是「謙卑地」聽取意見；相反地，記者詳細敘述了幕僚的質疑與反對，但特朗普卻似乎難以採納，正如文中明確指出：「但特朗普似乎往往只聽自己想聽的內容。」（But Mr. Trump would often seem to hear only what he wanted to hear）這句話不僅沒有支持「謙卑聆聽」的說法，反而直接指出其決策模式具有選擇性吸納資訊的傾向，與「謙卑」的詮釋明顯地背道而馳，但這位YouTuber竟然作出相反的解讀。

蔣介石迫害胡適？

兩個星期前，在某次研討會中，一位美國教授說蔣介石在二戰期間殺害了幾百萬批評他的人，他又指出蔣介石曾經迫害胡適，在二次大戰期間，胡適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但因為批評蔣介石而被撤職。我禮貌地問他：「請問關於蔣介石在二戰期間殺害了幾百萬批評者是根據什麼資料呢？還有，胡適有沒有被監禁或者暗殺呢？」

我想強調，我絕無意思為蔣介石的獨裁行為洗白，事實上，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確有無數異見人士被監禁，甚至被處決，但目前沒有主流歷史研究支持「二戰時幾百萬人因批評蔣介石被殺」。在這裏我想集中討論關於胡適被「迫害」。事實上，胡適卸任駐美大使（1938-1942）的背景與「批評蔣介石而被撤職」的說法有顯著出入。1942年，胡適被召回，官方名義是「另有任用」。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並非因為胡公開批評他，而是因為蔣認為胡適在美國的外交手段「太過書生氣」。蔣希望胡適能更像一個「說客」，積極向美國政府游說金援與軍事支持。

胡適堅持外交官應維持學術尊嚴與誠信，拒絕進行「地攤式」的乞求。蔣介石在日記中確實痛罵胡適「徒負虛名」、「誤國」，但在公開場合與官方程序上，是以正式任期結束與調職處理。其實，即使在民主國家裏面，行政首長對下屬不滿而切換官員是常見的事，甚至乎一般主管都會做同樣的事，我曾經對幾個研究助理「炒魷魚」，難道我需要負上「迫害知識分子」的罪名嗎？

胡適卸任後，蔣介石仍邀請他擔任行政院長（胡婉拒），並在1948年考慮提名胡適競選總統（蔣自稱願任行政院長以支持他）。1960年，蔣介石欲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來避開憲法限制連任。胡適曾誠懇建議蔣介石「樹立民主榜樣」，主動交權，但蔣介石不肯。蔣在日記中對胡適的意見感到極度憤怒，私下斥責其為「書生誤國」、「狂妄」。雖然蔣內心極其不悅，但胡適始終沒有被捕或被暗殺，仍然繼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去世為止。若果將胡適的待遇與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下的知識分子相比，這是寬容而不是迫害的證據，這明顯是選擇性的解讀。

結語

在古希臘神話中，強盜普羅克魯斯（Procrustes）擁有一張致命的鐵床。他歡迎所有過客投宿，然而，若旅客個頭太高，他便將其過長的肢體砍斷；若旅客過於矮小，則施以酷刑將其身體強行拉長。無論旅客如何，最終都必須屈就於那張規格固定的床。

這是對「選擇性解讀」最精確的比喻。在現實的論辯與歷史研究中，「普羅克魯斯的床」象徵著一種傲慢的認知模式：我們往往擁有一那張無法妥協的「鐵床」，並強迫所有客觀的事實與證據，都必須被裁剪或拉扯，以完美適應這張床的長度。當我們面對那些無法解釋的矛盾證據時，不是選擇修正理論，而是選擇切除事實的稜角，或者強行扭曲歷史的脈絡，直到現實完全符合我們內心的預期為止。

這種思維方式的危險在於，我們所製造出的所謂「真相」，往往只是為了填滿那張床而犧牲掉的殘骸。讀者可能會問我：「你自己有沒有一張普羅克魯斯的鐵床呢？」我將Alex NG的視頻、《紐約時報》和CNN的報道附在文章後面，讀者可以自己參考和判斷。

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vEAMScgs&t=584s>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7/us/politics/trump-iran-war.html>

<https://www.cnn.com/audio/podcasts/smerconish-on-cnn/episodes/bd027874-b5a6-11f0-9450-c7d861af9256>

〈普羅克魯斯的床：當媒體與歷史被強行裁剪〉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